

当代世界杰出作家精品系列

[美国]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左自鸣◎译

鬼魂出没

怪诞故事集

Haunted:
Tales of the Grotesque



她是个奇才。许多人，特别是作家，面对她犹如面对新的挑战，因为她创作了如此之多的作品。她的每一部书都因其高水准而令同行惊叹不已。

——美国作家兼编辑 丹尼尔·哈尔波恩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美国]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左自鸣◎译

鬼魂出没

Haunted: 怪诞故事集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魂出没/(美)欧茨 著;左自鸣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6

(当代世界杰出作家精品系列·欧茨文集)

ISBN 7-5354-3287-5

I. 鬼…

II. ①欧…②左…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447 号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17-2006-005 号

HAUNTED by Joyce Carol Oates

Copyright © The Ontario Review, Inc., 199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Hawkins & Associate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策 划:刘硕良 王理行
责任编辑:华玲金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版权联络:吴 超
内文版式:羽 英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7.25 插页:5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文集总序·

一位世界性的杰出作家

——从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王理行

今年是谁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XX国的XXXX。

啊？没听说过嘛！他(她)是谁？

我也不清楚。

国内出过他(她)的作品了吗？

好像没有。

进入21世纪后的每年10月上旬，有关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消息在瑞典一公布，在关心诺贝尔文学的人们中间，类似的对话就会不绝于耳。而且，这样的对话不仅在中国常常听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很流行。

一次又一次出人意外

就拿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57岁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来说，在获奖前，尽管她已有近30部德语小说和剧本问世，在德



奥地区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在德语世界之外,她几乎默默无闻,在绝大多数国家都鲜为人知。比如,在中国大陆,对于她,除了个别专业外国文学词典里有过简要介绍外,就几乎难觅踪迹了,不过,繁体字版的《钢琴教师》已经在港台地区出版;在美国,尽管可买到四部耶利内克的作品,但她的书基本卖不动。一些美国的出版社认为,耶利内克的作品太残酷,不是那种能畅销的作品。她获奖后,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感到意外,载文指出,近年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时,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知道得奖者是什么人。该报由此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瑞典学院忽略了包括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内的现代文学不少顶级大家,还有一些名作家,一年又一年被视为问鼎该奖的有力人选,却总是落空。

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曾令许多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大感意外,尽管此前,他的代表作《耻》已于2002年推出中文版,一些专业报刊已刊发过几篇相关评介文章,而他在欧美文坛已经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得奖前也不为人知。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令世人感到意外的程度,更甚于耶利内克的获奖。很多匈牙利人都没听说过这位同胞,就连匈牙利的许多大学文学教授、评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匈牙利以外默默无闻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中国,只在了一本作家词典中能找到短短几行介绍他的文字。倘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很可能会一直这样默默无闻下去。

英国作家V.S. 奈保尔在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在欧美文坛已被视为重要作家,但他和库切一样,人们似乎在世界文坛上可以找出一批同样有理由,甚至更有理由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作家。在他获奖前,在欧美,奈保尔早已享有声名;在中国,则只有花城出版社在十来年前出版过他的一部小说《米盖尔大街》,另外,译林出版社已买下他的两部代表作正在组织翻译出版,有少量学者在关注他,但对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奈保尔是个未曾听说过的名字。

相比之下,20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倒是一个例外,但他的获奖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意外。生于1930年的品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不过,尽管品特一直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继萧伯纳之后最杰出的戏剧家,也对世界剧坛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早已过了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也早就被诺贝尔奖的预测者忘记了。到2005年3月,他已宣布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全力投身于政治活动。谁也不会想到品特此时还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仍然是评委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为什么新世纪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是陌生人呢？为什么瑞典学院以外的专家、学者、媒体认为最有可能获奖的那批作家偏偏老是不得奖呢？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诺贝尔文学奖走过了百年历程后，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仍然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即诺贝尔文学奖是要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学自然仍是其评委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品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剧作家，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中人物多是下层人民，戏剧冲突往往围绕一间闭塞的小屋发生。小屋象征着安全，而屋外则存在不可知的威胁。他的剧作表现的是品特对战后英国社会生活中受“威胁”的感觉，也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的现当代社会里人们的恐慌心理，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和人的孤独。

耶利内克的许多作品以强烈批评男性的专制和暴力而著称。她用文学语言对性别问题、社会中的性与暴力等主题的探讨，她描写的妇女如何被毁掉的故事，她对奥地利传统文学以及传统文化风俗的抨击，她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批评和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都包含着极其丰富复杂的社会思辨和批判意识，能够引起极其丰富的联想。她以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中陈规旧俗的荒谬以及这种枷锁对人施加的压力。

南非的国家之耻——种族隔离制度，库切一直不愿直接写及但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这，其实是整个人类之耻。他的作品内涵和寓意都颇为丰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涉及了后现代社会里的诸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缺乏、不愿、难以相互交流和理解，而是互相设防、互相封闭。其代表作《耻》中卢里生活中的困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的困窘。《耻》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现状的寓言：殖民统治结束后，其危害却仍在继续。

少年时期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使凯尔泰斯·伊姆雷每当考虑写一部新小说时，总会想起奥斯威辛。目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了他的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脆弱地对抗野蛮历史的经历。对他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纳粹集中营的经历，是他所有创作的核心与背景。他要通过创作成为奥斯威辛的代言人。



奈保尔在他的创作中对人物性格中所具有的泛人类共性的关注,是为弥合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所作的努力。奈保尔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奈保尔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素质,也使他更能深切体会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什么。他在东西方两大文化范畴之间徘徊: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反抗。这种无边界性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狭隘性的挑战。

这些作家的批判、抨击、控诉、讽刺、追问,所涉及的极具个性的问题,同时又是带有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其背后都有强烈的理想倾向在支撑。平心而论,百余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算不上个个都是当年世界文坛上傲然屹立于最高峰的作家,但是,应该说,每一位都是在一定的水准线以上的,没有哪一位是平庸的作家。放到整个世界文坛上来看,上述五位作家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尽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不过,每年在确定获奖作家时,文学已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考虑的唯一因素。

比如,国别与地域的分布应该尽量广一点了。耶利内克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库切是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人,凯尔泰斯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人。奈保尔获奖时虽然是英国籍,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出生地在中美洲的那个小国和父母的印度移民背景,而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若不是意外状况,本来是要颁给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的。

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受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这种现象反映到诺贝尔文学奖中,便是弱小国家、民族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耶利内克来自欧洲小国奥地利,是第十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女性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大多处于受忽视的边缘地位,也属于弱小势力),库切来自非洲的南非,凯尔泰斯来自欧洲小国匈牙利,奈保尔获奖时虽然是英国籍,不是弱小国家的,但出生在中美洲的小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生长于一个不和谐的贫穷的印度移民家庭。品特的临时意外获奖,同时也是扶助弱小,因为戏剧在文学中已越来越边缘化。

在创作理念上,推崇反专制、反极权、反独裁、反暴力、反暴政、反恐

怖,推崇人类民主、自由,不同国家、民族、人种、文化和平而平等共处的思想。品特是一位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誉为“人权卫士”。耶利内克出生在一个具有捷克犹太血统的家庭,她父亲曾经受到纳粹迫害,她一生的心愿就是为她父亲雪冤。她的家庭背景使她有一种使命感,每当她发现“极权”倾向时,她不得不大声喊出来。库切的所有作品都在控诉南非的国家之耻——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希望殖民统治结束后,白人和黑人能和平共处。凯尔泰斯用非戏剧性的真挚、正直的声音叙述集中营的恐怖。他一直追问的是:谁能保证恐怖与恐惧不会再次发生?奈保尔的文学创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通过敏锐而真实的文学笔调向世人展示被扭曲的历史现实,表达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别的人类关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想尽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力争推出有价值的新人。如果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轰动效应一定会大打折扣。而经常在一批公认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中选取相比之下不大被人注意的作家,甚至选取被广泛忽视而又确实已达到一定水准线之上的作家,让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则更能体现其判断的独立性,更能引起媒体、文学研究专家和大众的关注、兴趣和忙碌,尽管有时会因此引起质疑和非议。文学艺术贵在具有独特的个性,而独特的个性有时并不一定能较快地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发现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价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价值的体现,能证明诺贝尔文学奖“点石成金”的作用。

难以避免的局限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的成员由中老年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作家、翻译家及一名律师组成。他们自有其特定的文学观、价值观,也自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

比如,对于用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主要语言以外的语言创作的作家来说,要受到评委们的青睐,最好把他们的作品先译成瑞典语。否则,评委们看不懂,你写得再好也是白搭。所以,要想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用来创作的语言或翻译是很重要的问题。耶利内克用德语创作,其作品获奖前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瑞典语。品特、库切和奈保尔用英语写作,故其作品不须翻译便可在全球通行无阻。用匈牙利语写作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一些作品获奖前也已被介绍到了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家。



再则,如何让杰出作家的作品进入评委们的视野也很重要。要想引起评委们的关注,作家最好先在欧美造出影响来。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品特的剧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在世界文坛得到广泛关注、介绍、研究,得到过欧美许多重要的文学、戏剧奖项,并在世界各地的戏剧舞台频频上演。耶利内克已在奥地利和德国获大大小小21个奖项。库切已在国际文坛上获得包括英国布克奖在内的多项重要文学奖,其多部作品在英、美出版。凯尔泰斯也在国内外获多项奖。奈保尔已获得英美等国的多项重要文学奖。

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西方价值观较容易认同。品特、耶利内克和凯尔泰斯生长、生活在欧洲国家,他们的西方价值观是天生的,或者说,他们天生极易接受西方价值观。库切曾在英国工作,并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和执教,自然至少部分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奈保尔虽然是移民,但在英国受大学教育并加入英国籍,还长期生活在英国,说明他大致上已认同西方价值观。

瑞典虽然只是一个欧洲小国,但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选择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中透露出的“欧洲中心论”。上述五位作家中,品特、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奈保尔都是欧洲人,库切虽然是非洲的南非人,但不要忘记南非属于英联邦国家。近十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除了库切,其余九位都是欧洲作家。

2002年和200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情势处于严峻的关键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身为犹太人的奥斯威辛的代言人凯尔泰斯和受身为捷克裔犹太人的父亲遭迫害的经验的驱使而写作的耶利内克。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一再表示,只有文学价值,才是瑞典学院唯一的衡量标准,但仍然免不了有人怀疑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对盛宴的期待年复一年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的历程尽管一直与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议和质疑相伴,尽管一定程度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或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活动。一个作家如果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他一定会视之为对自己创作的最大的肯定,一定是他最开心、欣慰的事情。人们完全有理由一直满腔热情地期待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

纯粹的文学事件同时又能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事件，能引起大众媒体的广泛兴趣，大概只有诺贝尔文学奖了。每年10月，全球数以亿计的人都在怀着极大的兴趣翘首期盼着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然后，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对似乎是刚刚诞生的那位世界文豪的生平、创作、个性、嗜好等等大加介绍，不少人还会对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该得奖议论一番，同时有的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近些年来在评奖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倾向表示不满。在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也是万众瞩目，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许多人为百余年中居然没有一个（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拿到这顶桂冠而愤愤不平。一些中国作家以夺得这个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把拿不到奖归罪于没有称职的翻译使他们的杰作为世人所欣赏。有的人则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声言不在乎甚至鄙视这个奖。静心而论，百余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每一位都是在一定的水准线以上的优秀作家。要不然，诺贝尔文学奖何以成为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呢？至于中国作家迄今没人得到这个奖，各种原因都可以找，但最关键的，恐怕还得在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中找。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在形式、技巧、风格的探索与创新方面，在题材的挖掘与出新上，在对人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把握与认识上，能够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写出自己独具个性又具有人类普遍认识意义的作品，写出让世界上的同行叫好并沿着你新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行的作品，写出引领当今世界文学潮流的作品，这样的作家，迟早是会引起世界文坛的足够重视和肯定的。到目前为止的中国作家中，有两类作家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类是至今其文学创作思想和观念仍然或多或少地被“极左”思想所笼罩的作家，因为“极左”文学思潮与文学的本质和人类的理想都是背道而驰的；另一类是至今仍然热衷于模仿、且仅仅停留于模仿、多半连模仿也模仿不像国外的各种文学创作流派、形式、技巧的作家，因为仅仅停留于模仿，其价值自然不如原创的被模仿者。这样说，并不是要排斥文学创作中的模仿并否认模仿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学创作中，为了模仿而模仿是不会有出息的，但模仿可以作为创造的基础，可以在模仿中消化、吸收，为个性化的创作服务。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引进的国外文坛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主义、流派、形式、技巧的洗礼后，目前已有一批颇具实力的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自信心都已大大增强。他们在广泛了解外国同行并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其长处的时候，已不再对其顶礼膜拜。他们既能意识到外国同行的长处和特色，又能看到外国同行的短处和



弱点,同时还能在对比中发现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学传统、观念、思维、题材和中国作家独特的个性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应当占有的位置和应该或可以做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像他们这样的作家身上。他们正在努力并已开始逐步走向世界,正在逐步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接受和认可。可以说,世界文坛上已经有了中国文学的声音,这种声音可望逐渐响亮起来。

重要的是及时了解世界文坛新作和作家走向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先是大量重印并新译出版古典外国文学名著,接着开始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全面补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部外国文学名著的推出常常在中国读书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阅读热潮,一个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著名作家及其重要作品一度对许多中国作家乃至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耳熟能详、如数家珍。新时期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对国人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文学界了解、借鉴、学习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并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推动作用。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商品化、市场化浪潮的不断加剧,人心日益浮躁,阅读和出版本身都日渐实用化、功利化,文学图书市场,尤其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日渐萎缩。那种完全从文学价值本身出发来推出外国重要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现象已日益少见,这是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研究界、创作界和读书界对当今世界许多重要作家,包括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几乎一无所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化发展,中国始终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也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的走向,而了解当下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的走向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通过重要作品和新作了解当今世界重要作家的创作走向。尽管目前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不容乐观,但是有选择地推出外国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的,仍然有许多中国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渴望及时了解阅读当今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如果有更多的以文学为己任的有心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么,中国文坛与当今世界文坛的交流就会更加顺利,世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大背景和参照系的积极作用就会日益明显,而像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乎一无所知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大

大减少。

在近几年并不景气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中，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以致扩展到其所有作品的版权争夺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购买中文版权的费用越抬越高。据品特作品的版权代理人透露，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先后有七十多家中国出版社向他表达了购买品特作品中文版权的强烈要求。而在品特获奖前，其作品中文版权是完全无人问津。应该说，有出版者来抢购外国重要作家的中文版权，无论如何都是可喜的现象，然而，细细想来，新闻媒体、读者和出版者一时间对刚获奖作家及其作品的强烈兴趣，在更大程度上是冲着具有极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去的，并不是冲着刚获奖的那位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本身去的，也不是冲着文学本身去的。这实在是文学的悲哀！这种作家一旦获奖便抢购其作品中文版权并急速推出的现象，如今已逐步扩展到一些西方主要国家或语种的文学大奖。

近年来的现实表明，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可预测的。通过某种方式或途径预测某位或某几位外国作家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据此抢先推出一些作品，指望其作家一旦获奖便可名利双收，这样做，尚无成功的先例。相反，完全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判断取舍，以较低的费用购得独家版权，推出某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却又值得重视的作家的重要作品，后来该作家却意外得奖，其作品的出版者一夜之间名利双收的例子，近年来倒不止一个。比如，南非作家 J.M.库切的力作《耻》最早是以英文于 1999 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文坛的最新动向，发现《耻》一问世就受到英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坛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鉴于此，笔者找来了《耻》的原版书，经仔细阅读发现，《耻》的内涵和寓意都颇为丰富，涉及了后现代社会里的诸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缺乏、不愿、难以相互交流和理解，而是互相设防、互相封闭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中的困境。《耻》更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现状的寓言，同时又是一部富有讽刺意味、发自肺腑又不可思议地充满温情的小说。20 世纪末的世界文坛，现实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的凸显，对人类情感的探索与反思，成了最显著、最受重视的特征和潮流。创作上彰显个性而不逐潮流的库切不经意之中竟以一部《耻》而成了引领世纪末世界文坛潮流的代表性作家，确实令人深思。基于这种认识，译林出版社在《耻》问世的 1999 年果断买下这部当年并不被国内出版界同行关注的小说，于 2002 年 9 月顺利出版。一年以后当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国内各类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媒突然惊喜地发



现,译林出版社的《耻》是中国大陆已出版的这位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唯一的中文本,译林出版社一度成为各类传媒曝光率最高的对象之一。《耻》在两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欧茨未必能获诺奖,却是很值得了解的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

在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一直是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热门人选,而且有两次进入了最后屈指可数的几位获提名者的名单,只是未能成为最后那位幸运的获奖者。从这一现象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世界上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和媒体一致认为,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欧茨已经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另外,从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倾向性来看,除非诺奖评奖的取向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欧茨近几年内,甚至这辈子都未必能获得这个大奖了,至少因为:1.欧茨是女性,而诺奖2004年刚授予一位女性耶利内克,不大可能接连授奖给女性;美国最近一位诺奖得主托尼·莫里森也是女性,尽管诺奖近年来有更重视女性的倾向,但毕竟还是更多地授奖予男性作家,因而连续授奖给美国女作家的可能性也不大。2.欧茨在该奖评委会之外得奖呼声太高,而诺奖近些年来往往授予尚未得到广泛关注、甚至鲜为人知的作家。3.欧茨的作品较为畅销,而诺奖不大喜欢畅销作家。4.欧茨是美国白人作家,而近年来诺奖往往授予弱小国家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作家。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欧茨已经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这一点既早已得到世界文坛的公认,也早已得到中国文学创作、研究、出版界的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欧茨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他们》(1969)、《奇境》(1971)等力作便已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中《他们》一度还成了畅销书,许多报刊上都曾刊出她的中短篇小说、介绍她和研究她的作品的文章。近年来,她的开掘自己超凡想象力的又一个迷人的新篇章、自始至终充满神秘感的《光明天使》(1981)、凭超凡的想象力揭示深陷好莱坞泥潭之中的梦露的人生悲剧从而更加逼近真实的梦露的《金发女郎》(2000,中文本改名为《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反映文学与通俗文化很少触及的当代美国富裕的中年人在生气蓬勃的青年时代成为过去之后盛行用浪漫的或者其他可以想象出来的方式重塑自己以实现精神自救的现象的《中年——浪漫之旅》(2001)、用第一

人称内心独白的手法写一个女大学生从肉体到精神的探索之路的女性体验和心里探索小说《我带你去那儿》(2002)、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反映一个残酷混乱的时代里男女主人公之间文化、宗教和阶级的冲突的《文身女郎》(2003)等也都先后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一般说来,一个外国作家能有像欧茨这么多作品在中国出版已经够多的了,能够得到那么多中国学者、报刊、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已经够幸运的了。然而,对于欧茨这么一位丰富而又复杂的作家,对于欧茨这么一位能令人羡慕地挖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力极其旺盛又那么专注于写作的超级多产作家,尤其是,对于欧茨这么一位具有世界性重要地位的杰出作家,仅仅停留于目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一直跟踪她的创作,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长江文艺出版社决定一次性推出五卷本欧茨文集,其中包括两本最新小说《妈妈走了》(2005)和《大瀑布》(2004)、一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1993)、一部小说集《鬼魂出没:怪诞故事集》(1994)以及一本最新文论集《直言不讳》(2005)。之所以选择这五本书,旨在通过这一文集对欧茨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既能及时跟踪欧茨创作的最新状况,又能一睹国内评介相对较少的欧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领略作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欧茨的经典的鬼故事和令人心寒的心理恐怖小说的艺术性,还能了解一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任教的欧茨教授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坦率观点以及对文坛和文化现象的看法。

多产而又多才多艺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年6月16日生于纽约洛克波特,在纽约州北部她父母的农场里长大,上了她母亲上过的同一所单间校舍。这一跨越尼亚加拉和伊利县的纽约州北部农村地区,曾受到大萧条时期的严重冲击。这里仅有的工业经常遭受关闭和停业之苦。农场家庭拼死拼活地干,只是为了维持缺吃少穿的生活。年轻的乔伊斯喜爱农场乡间的自然环境,对读书和写作表现出了超过她的年龄的兴趣。尽管她父母所受教育很少,但他们都鼓励她的雄心壮志。她经常表达对她在纽约市外的乡村那工人阶级的童年生活的强烈怀恋,承认她的童年是在“天天为生存而挣扎”。14岁时,祖母给了她第一台打字机,她便开始有意识地做好准备,从高中到大学“创作一部又一部小说”。她转学到洛克波特的中学时,便迅速变得出类拔萃。她是个优秀学生,为中学报纸供稿,获得了上锡拉丘兹大学的



欧茨文集

奖学金,在那里读英语专业。她19岁在锡拉丘兹大学求学时,在由《小姐》杂志主办的大学短篇小说竞赛中获胜。由于学习成绩出众,在毕业典礼上,她作为毕业生代表致告别辞。获学士学位后,她用一年时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在这里她与雷蒙德·J.史密斯相遇,追求三个月后结婚。

1962年,夫妇俩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定居,欧茨在底特律大学任教,密切关注着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许多城市的社会骚乱。底特律市爆发中的社会紧张局势在她看来是动荡不安的美国现实的一个缩影。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北门畔》(1963)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颤抖中坠落》(1964)先后问世。她早期最优秀小说,“人间乐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他们》,加上随之而来的一大批长篇和短篇小说,都出自她在底特律的经历。“底特律,我‘了不起’的题材,”她曾写道,“造就了我这个人,因而也造就了我这个作家——不论是好是坏。”1968年,夫妇俩横穿底特律河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她开始在温莎大学任教。随后,她在担任全职教学工作的同时,经常以每年两三本的非凡速度出版新书,她的许多小说都很畅销,她的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则稳固了她的名声。她年仅三十多岁便成为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

在加拿大期间,夫妇俩创办了一家小出版社,并开始出版一份文学杂志《安大略评论》。1978年他们移居新泽西后,继续投身这些活动。1978年起,她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写作项目任教。她的文学创作持续高涨。目前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罗杰·S.伯林德杰出人文教授,继续与她那相濡以沫了近40年的丈夫住在普林斯顿。

作为美国最多产、最多才多艺的当代作家之一,欧茨写出了当代一些最有争议、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她至今已出版各类作品一百多本,包括47部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其中包括近年创作的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大嘴丑女孩》等五部长篇小说和以罗莎蒙德·史密斯的笔名出版的一系列实验性的悬念小说)、29部短篇小说集、八部诗歌集、八部戏剧作品集、三本小故事书,还有论及从埃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到哥特小说和恐怖小说等文学对象,论及诸如画家乔治·贝娄斯和拳击手迈克·泰森等非文学对象的非虚构性的文学评论和论文集12部。她的短篇小说曾被收入48种美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她曾独立或与人合作选编包括《牛津美国短篇小说选集》(1992)、《20世纪美国最佳散文选》(1996)、《诺顿当代小说选集》(1997)等各类作品集17种。由别的作家或学者撰写的论述欧茨及其作品的传记、专著已有四

种，而报道和研究欧茨及其作品的文章则在欧美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报刊上随时随地可见。尽管有一些评论对她引人瞩目的多产写作颇有微词，她这样解释她非凡的生产力：“我一直过着一种非常传统而有节制的生活，绝对守时，毫无异乎寻常的事情，连安排时间都不必了。”在回应“工作狂”的指责时，她说：“我并没有意识到工作得特别艰苦，甚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工作’。写作和教学对我来说一直都报偿极为丰厚，以致我都不会以工作这个词通常的意义来看待它们。”既然许多著名作家在创作的高峰期都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新作，从来没有人怀疑或指责他们写得过快过多过滥，没有因此怀疑他们作品的质量，那么欧茨过着极其简单而又规律的教学加创作的守时生活，以两倍、三倍甚至四倍于普通作家的时间投身于写作，经常每年推出两本新书，也就不足为奇、不足为怪了，似乎也就不必仅仅因此就怀疑或指责她写得过快过多过滥了。美国诗人兼出版公司编辑丹尼尔·哈尔波恩在论述欧茨时指出：“她是个奇才。许多人，特别是作家，面对她犹如面对新的挑战，因为她创作了如此之多的作品。但是，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撼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她的每一部书都因其高水准而令同行惊叹不已。”一般说来，作家一定时间段内创作的数量与其质量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花数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并不能保证那部作品就是一部杰作；反之，一年写出一部或一部以上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那样的作品不是高水准的佳作。

小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欧茨的各类创作中，以小说方面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广受好评，屡屡获奖。她除了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提名外，置景于20世纪60年代种族动荡的底特律的她的早期小说《他们》，获1970年美国全国图书奖。《黑水》(1992)，一个基于肯尼迪-查巴基迪克丑闻的故事，1993年得到了普利策奖提名。她的《鬼魂出没：怪诞故事集》曾获1995年世界最佳幻想作品集，《我生活的目标》(1994)获1995年福克纳笔会小说奖最佳小说提名。她畅销全美的《金发女郎》(2000)，是一部关于美国偶像玛丽莲·梦露的史诗性作品，获2000年全国图书奖提名和2001年普利策奖提名。她的《在震惊中》(2000)获2001年布兰·斯多克最佳中篇小说提名，《大瀑布》(2004)获2005年英国奥兰治小说奖最佳小说提名。她还曾获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颁发的罗森塔尔奖、邓根农基金会颁发的短篇小说雷奖，曾获古根海姆研究员奖金、欧·亨利短篇小说连续成就奖、埃尔默·霍尔莫斯·鲍



欧茨文集

布斯特小说终身成就奖、马拉默德笔会终身文学成就奖。1978年起成为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2003年获英联邦杰出文学贡献奖和凯尼恩文学成就评论奖。

欧茨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奠定了她在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上和整个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此后,她在许多样式和风格上进行实验,因多才多艺和作品的多样性、作品中对暴力的批判和出版上的多产而获得广泛赞扬。从长篇小说《奇境》开始,欧茨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奇境》和短篇小说集《婚姻与不忠》(1972)是欧茨旨在颠覆“孤独自我的神话”及其派生的“孤立艺术家的神话”从而在艺术与社会、公众以及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关联的艺术观的一个出发点,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传统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她以由《美好的花朵》(1980)开始的系列小说令评论家和读者大为惊讶。她在这一系列中彻底改造了哥特小说的惯例,利用它们来对美国历史的整个流程进行重新想象。探索个性较深层的隐秘之处并阐明偶尔突发的性欲与心理侦探小说的方式的小说《转折点》(1984)和《玛丽亚的一生》(1986)则利用她家庭和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素材,从女性的视角对女性经历进行探索和研究。同样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她又以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家族纪事小说,包括行文风格复杂多变、悲剧与救世力量不断角逐的《你必须记住这一点》(1987)和聚焦于一对跨种族青年的爱情的《因为那是痛苦的,因为那是我的心》(1990),回到了她所熟悉的现实主义领域。

广收博取,不囿于任何一隅

20世纪的世界文坛,文学创作由现实主义急速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各领风骚,各种各样的在创作形式、技巧、语言等方面的创新实验如火如荼,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使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在创作形式、技巧、语言等方面的创新实验,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然而,当这种创作实验在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发展到不顾作品的内容而仅仅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形式而形式的极端时,那样的文学便逐渐成为人们无法卒读因而也不愿去读的艰深晦涩的封闭的文字游戏了。物极必反,到20世纪末,世界文坛便兴起一股现实主义回归的潮流,当然,此现实主义已非原先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